

空场地

王宏哲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陕西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项目”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空 场 地

王
宏
哲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场地 / 王宏哲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13-1036-9

I. ①空…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209号

空场地

KONGCHANGDI

作 者	王宏哲
责任编辑	曹彦 王茂林
整体设计	前程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242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036-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印厂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CONTENTS

白雨倾盆 / 1

满院月光 / 14

柿花黄 / 30

淡 香 / 45

麻雀飞 / 63

空场地 / 79

我儿子叫王叮当 / 116

到处都是乡亲 / 152

官司缠身 / 200

白雨倾盆

起初的时候,我趴在井沿边。我把脑袋探到井里,对着井底的自己喊:“哇,哇,哇。”我听见我的喊声带着一丝水汽被拖长了弹回来:“哇——哇——哇。”显得瓮声瓮气的。后来,我对着井底学了几声鸡啼,我又想对着井底再学几声狗叫。可是,我刚刚才汪了一声,就听见啪的一下,屁股上立即火烧火燎地疼,胳膊也很快地被一只粗糙的手攥住了。这只手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起来,紧接着,我就听到了我父亲怒不可遏的训斥声。

“叫你疯。”我父亲说,“你就不怕掉下去淹死了!”

我手捂着屁股看着我父亲。他头发乱糟糟的,脸黑红黑红的,瞪圆的眼睛里布满着血丝,显得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本来准备挥动着拳头朝我父亲身上扑打,或者干脆躺到地上滚来滚去,大哭大闹。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一般就是这样,我父亲就算是再生气,一般也会嘿嘿笑着左躲右闪,或者是说上一大堆好话哄着把我扶起来。因为那时候有我婆(奶奶)。我婆头顶着一只手帕,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我父亲吼。我婆说:“打,你敢打,你试试。”

我朝我婆睡的小屋看了看,我知道我婆现在是不会出来了。我就有些怕。

“算了,算了。”我爷爷从那棵大槐树底下走过来,他掰开我父亲拽着我胳膊的手,说,“给娃发啥火,弄你的啥去。”

我父亲瞪了我一眼,往头上扣了一顶草帽,抓起靠墙放着的双股叉,这才咚咚咚地朝院门口走去了。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我抬起头望了望天。天上没有一丝云,太阳明晃晃的,照得我眼睛有些花。我准备到槐树底下去玩儿。我看见我爷爷在槐树底下蹲着,王汉和王丰收正在锯一块木板。他们各自抱着锯子的一端,你推过去,我送过来,身子一仰一合地,树叶间洒下的光斑在他们的身上一明一暗地闪着,像是一些时有时无的花。

我刚要动身往大槐树底下走,我看见我弟弟光着身子猫在墙角正在吭哧吭哧地刨着啥,我就掉转了方向朝我弟弟走去了。

我弟弟低着头,屁股高高地撅起来,太阳光照在他的脊背上,看起来油光发亮的。他一只手拿着一把小铁铲刨好了一个坑,另一只手攥着一颗杏核正在往土里埋。我往他的屁股上踢了一下,我问他:“你干啥呢?”我弟弟头都没抬,背对着我说:“我种杏呢。”我想起麦忙的时候我婆神秘秘地在门口朝我招着手,我噚噚跑过去,歪着脑袋问我婆叫我做啥呀。我婆依着门框朝四下里看了看,一只手就在衣服兜里掏呀掏。我婆掏出了四个黄灿灿的杏,张开我的口袋往里面一装,说:“悄悄的,拿一边吃去。”我婆刚刚说完这句话,我弟弟嘴里咬着一根手指头就跑来了。我弟弟显然什么都看见了,他哼哼唧唧地说:“婆,杏,我也要杏。”我婆咂了一下嘴,说:“眼睛尖得很。”就从兜里掏出了最后两个杏给了弟弟。我们两个跑到一边去吃杏,弟弟的两个杏很快就吃完了。看到我手里还有,弟弟就伸着手给我要,我不给,我故意把拿杏的手举得高高的,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弟弟

就呜呜地哭开了。弟弟的哭声招来了我母亲。她腆着一副大肚子一边给弟弟擦眼泪，一边说：“不哭，不哭，赶明几个给你栽棵杏树，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弟弟仰着脸问我母亲：“杏树咋栽？”母亲看着地上乱扔的杏核，说：“那些杏核晒干了埋到土里，说不准就会长出杏树呢。”弟弟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弯下腰就去捡拾地上的杏核，他边捡边说：“我把杏核晒干了自已种，到时候结了杏不给我哥吃。”母亲说：“嗯，不给他吃。”说完了朝我手里看了看，又朝我婆的小屋子瞄了瞄，说：“你婆呀，心就是偏，光知道疼她的大孙子。”

我婆心疼我在我们家是明摆着的。这和我男娃有关，更和我长孙有关。她干什么都带着我，什么事都护着我。母亲刚生我弟弟时，我父亲抱着让我婆看。我婆问：“小子还是女子？”我父亲说：“小子。”我婆立即撇了嘴，用拐杖把包着我二弟的襁褓一戳，说：“嗨，我还当是一个丫头呢，咋又是一个光葫芦。”

我正胡思乱想着这些事，我弟弟已经把杏核埋好了。他站起来抹着头上的汗，他说：“我要给杏核浇些水。”紧接着，我就看见他一只手把自己的小鸡鸡扶起来，肚子朝前边顶着要开尿。我说：“不能尿不能尿，你的臭尿又不是水，会把杏核熏死的。”弟弟回转头望着我，问：“那咋办？”我说：“你拿缸子去桶里舀些水，我看见人家种什么都浇水。”我弟弟好像是想了想，随即拧转身朝屋里跑去了。

我走到大槐树底下的时候，王汉和王丰收已经把那块木板锯完了。王汉耳朵上别着一根烟，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一块木板上画。王丰收拿着一把大斧子，一下一下地在另一块木板上劈。王丰收的斧子明晃晃的，有一缕阳光照上去，亮汪汪的，随着他上

下地挥动在我家房子的山墙上耀出一团一团的光,就像是誰在用玻璃片子一下一下地照。我爷爷蹲在王丰收身边,眼睛一下一下地看着他手里的斧子起起落落。我爷爷对王丰收说:“动静能不能小一些,别让……”我爷爷后半句话没有说,而是用手指朝我婆的小屋子指了指。王丰收停住了手里的斧头,细眯眯的小眼睛看了看我爷爷,又顺着我爷爷的手指看了看我婆的小屋,说:“嗯嗯,知道了,知道了。”

我看了看地上被他们刨得光溜溜的几块木板,我猜不出来他们在做什么。我把地上放着的一把凿子拿起来玩了玩,我又学着王汉的样子用墨斗在地上弹了一条线。我问王汉:“这是在做啥呢?”王汉手捏着铅笔没说话。我又问了王丰收一句,王丰收也没有搭理我。我爷爷夺过了我手里的墨斗,我爷爷说:“打柜子哩,听话,到一边玩儿,一边玩儿去。”

我爷爷叫我到一边玩儿,我就抓起一把锯末朝空中一扬,看着它们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来,然后,慢腾腾地朝我婆的小屋走去。有好长时间没看见我婆了,我有些想我婆了。麦忙前我一直和我婆睡。我婆说:“树啊,给婆挠一挠脊背,婆脊背痒。”我会立即翻身起来,用两只手在我婆的脊背上轻轻地挠;我婆说:“树啊,给婆敲一敲腿,婆的腿有些麻。”我就又爬起来举着两个小拳头在我婆的腿上一下一下地砸。我做着这些的时候,我婆总是微微闭着眼,脸上漾着笑,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念叨些啥。我爷爷常常看得眼热,有时候也会说:“树啊,给爷也挠挠脊背,爷的脊背也痒痒。”这个时候我婆往往会故意气我爷爷。我婆说:“听婆的话,不给他挠。”我就坐着不动了。我爷爷就笑着用脚蹬我,说:“你个狗腿子,我叫你光听你婆的话,我叫你光听你婆的话。”我婆常常是把我爷爷的脚往一边一拨拉,笑盈盈地说:“我娃就是婆的狗腿子,我娃就是光听婆的话。”说完了就在床头的小柜子里翻

腾,经常会翻出几颗大枣呀,核桃呀让我吃。

麦忙前的一天我婆喊叫说肚子胀,人也整天困得没精神,迷迷糊糊地光想睡。开始的时候,我婆总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没消化,就叫我母亲去村卫生所买了一包酵母片,每天往嘴里扔几颗,咯嘣咯嘣地嚼着吃。几天后,我婆的症状并未减,而且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重了。我母亲感觉不对头,就把我婆叫到屋子里翻开她的眼睛看。我母亲看见我婆的眼睛有些黄,胳膊上也起了土黄色,我母亲就喊来了我父亲,说得带我婆去城里看一看。我婆死活不愿意,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在村里开些药就行了。我母亲不依,我父亲也坚决不同意。我婆这才答应去城里的医院看一看。去城里那天,我婆坚持要带着我,我母亲不让,我母亲说:“去看病又不是逛庙会,不带娃。”我婆回答得更坚决,我婆说:“不带娃我就不去了。”

那次去城里自然带着我。我们从村子走十里路走到柳街镇,然后坐上一辆刷成红蓝颜色的公共汽车进了城。下车后离医院还有一截路,我婆坚持要走着去。我那时已经有些走不动了,哼哼唧唧地在原地打转转,我婆就蹲下身子让我往她的脊背上趴。我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母亲说:“多大了还要人背,快下来自己走。”我婆没有理我母亲,说:“不管她,我娃多大婆也要背。”

进了医院我母亲让我坐在一排连椅上不要动,说看完了病她们会来这儿接我走。我那时对墙上贴着的一些画着了迷,我说:“我就在这里看画儿,我不胡跑。”我把墙上那些画都看了好几遍了,我感觉我憋着的一泡尿都快要憋不住了,我才看见我母亲和我婆从一个门里面走出来。我婆头顶上包着的手帕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散了,有一些头发慌里慌张地露出来,显得乱糟糟的。我母亲低着头,一只手死死地攥着衣襟,好像心里头突然装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她们两个人都不说话。

后来是我婆先开口的。我婆说：“回。”

我母亲看着我婆，我发现我母亲的眼睛有些红了。我婆又说了一句：“回。”

我从那一排连椅上站起来，我走到我婆背后让我婆背。我婆这回再怎么说不背我了。我婆对我母亲说：“背上娃。”

从医院回来后我婆就再也不让我跟她睡了。我哭，我闹，我威胁不让我跟她睡我就不吃饭。但是，我婆显然已经铁了心，就是不再让我和她睡。有一次我闹得有些凶，我母亲就揪住我的一条胳膊用手在我的屁股上扇。我的哭喊声让我婆听到了，我婆像是一只被突然激怒的母兽，一阵风似的扑过来，一只手护着我，一只手朝我母亲狠狠地一推，我看见我大着肚子的母亲差点儿被推了个屁股墩儿。

“我还没死，我还没死你就敢打娃。”我婆朝我母亲吼，“你以后要是敢打我娃你小心着。”

我后来就再也没跟我婆睡。我婆的脸一天比一天黄，肚子也慢慢地鼓起来，而且好像都快要超过我母亲的肚子了。一开始她还能在院子转一转，和到我们家来的谁说上一两句话，到后来就躺在她小屋的炕上很少下来了。到我家来的陌生人倒是多了，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一概背着一个药箱，神秘兮兮地走进我婆的小屋，又神情严肃地走出来。我几次也想跟着进去看一看，但每次到门口我总是会被严厉地赶出来。

我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着我婆了。我想我婆。我来到我婆小屋的门口，刚要抬脚往里走，我母亲挺着的肚子就像一座山，严严实实地把我堵住了。我母亲说：“到别处要去，不准进。”我站

在门外,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我感觉我身上好像有无数条小虫子在爬呀爬,有无数根麦芒在扎呀扎。我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我感觉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对着我婆小屋的窗户踮着脚,我大声说:“婆,我想你。”我婆屋子里传来一阵哼哼嚅嚅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婆的声音,但我听不清她说的啥。

王汉和王丰收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不知道。我从我婆的小屋门口离开后就出了院门在村子里胡浪荡去了。我先在我叔父家吃了一碗凉搅团,又和他们家的小黄狗玩了一会儿,然后,就直奔村西废弃的砖瓦窑去了。砖瓦窑厚厚的土墙好像是把夏天完全挡在了外面,里面空荡荡的,凉飕飕的。我在里边东游西转玩儿了好一会儿,本来想坐下来歇一下,后来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到我睡醒来游游荡荡回到家的时候,夜色已经笼罩了整个院子。我看见王汉和王丰收早没了人影,他们打了半截的柜子用一块脏兮兮的帆布盖得严严实实的,里面连什么也看不到。

我静悄悄地溜进门,我尽量不让谁发现我,但我还是被我母亲发现了。我母亲拽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拉到一张低桌子前,说:“野,野,野,一天就知道野,快吃饭。”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弟弟把自己的饭碗朝一边挪了挪,我母亲很快地就朝我面前放了一碗饭。我拿起筷子朝屋子四周看了看,我看见我爷爷靠着屋子中央的木柱子蹲着,一口一口地抽旱烟。我父亲双手抱着头,痴痴呆呆地看着脸盆里三四只刚刚抓回来的乌龟。我想起我父亲开始在河里抓乌龟是在一个白胡子老汉那天从我婆的屋子里出来之后。白胡子老汉对我父亲说了一大堆什么草、什么叶之类的名字我没记住,我只记住了其中有一个是乌龟壳。我父亲就是从那天开始提着双股叉在村东的河里捉乌龟的。我父亲把那些乌龟捉回来之后放进盆子里,然后用一根筷子在乌龟的嘴巴上逗,乌

龟的嘴似乎比钳子还要紧，一咬住筷子就死死地不松口。这个时候我父亲会把筷子往回一抽，乌龟的脖子就伸得长长的。他另一只手抓起刀，嚓一下乌龟的头就剁掉了。乌龟的壳取下来捣碎了和一些草草蔓蔓在一个砂锅上熬，乌龟肉则一般是另外炖了让我吃。我父亲那天抱着脑袋望着盆里的乌龟愣愣的，似乎根本看不出来要杀乌龟的样子。

我听见我爷爷梆梆在地上磕了几下烟锅，又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我爷爷说：“算了，明天把老二和月花都叫来，我看是熬不住了。”我爷爷说的老二是指我叔父，月花则是我姑姑。我姑姑麦忙前就加入民兵队到南山修水库了，一直没回来。我爷爷这句话一出口，我母亲就扭过头看着我爷爷。我父亲好像是头很疼，他在自己的脑袋上砸了几拳，最后手抓着一缕头发没说话。我听见哗的一声，我弟弟不小心把饭碗打翻在了地上，瓷碗落到地上的声音清脆脆的，让我浑身一激灵。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显然也被这一声惊住了，他们都拧过头呆愣愣地看着我弟弟，看着地上的碎瓷片。

我弟弟肯定被吓住了，他看见大家都在盯着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我母亲很快就回过了神儿，我母亲对我弟弟说：“哭啥，不准哭，吃完了赶快爬炕上睡觉去。”

我和我弟弟爬到炕上去睡觉，我躺在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侧着脑袋望窗外，我看见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天上的星星稀稀疏疏地撒着那么几颗，贼亮贼亮，似乎还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对谁眨眼睛。其中有一颗星星好像还在动，我起初以为是我眼花了，后来我看清楚它确实是在动。它开始是在慢慢地动，后来动的速度就快了，快了，最后快成了一条线，眨眼间就消失了。我想起来有一年夏天我婆给我说过流星，我婆说：“天上的流星一落，地上的一个人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起了这句话，我后悔我当时

怎么没问是走哪儿去了？

后来我又开始想王汉和王丰收打的那个柜子，想我婆麦忙前给我的几个杏，想我父亲放在盆子里的几只乌龟。我乱七八糟地想了好多事，直到黎明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睡着后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母亲和我婆带着我到邻村去看戏。我婆背着我在前边走，我妈挺着大肚子在后面跟着。我婆让我招呼我母亲走快些，我趴在我婆脊背上扭过头喊叫着：“我婆叫你走快些。”我喊完之后发现我母亲不见了。我扭着头正在四处找，我发现我母亲边系裤带边从路边的庄稼地里走出来。我母亲好像是换了一身新衣服，怀里竟然还抱着一朵大红花。我大惊小怪地对我婆喊：“婆，我妈抱了一朵大红花。”我婆停住脚扭过身，笑着说：“得是，得是，让我看，让我看。”

梦到这里我就醒了。我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炕上，从窗子照进来的阳光耀得我睁不开眼。我揉了揉眼睛，又放了一个屁。我想起我婆说过梦见红花表示生的是丫头的事，我急于把这个梦告诉给我母亲。我手忙脚乱地套好衣服往门外走，我看见堂屋里挤了一屋子的人。不知道我婆是什么时候被人从自己的炕上抬下来的，她躺在用门板临时支起的一张床上，大热天的身上还盖着一床厚被子。只是一床被子似乎并不足以遮掩我婆隆起的肚子，我看见我婆的肚子更大了，好像是一口反扣着的锅。我吸了一下鼻涕。我看见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跟前围着，我叔父和我二娘也在跟前围着。我姑姑王月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站在床前不说话，头低着只是不停地抹眼泪。我爷爷好像在盲目地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又走过去，眼神飘飘忽忽，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又看看那儿。

“快去喊树过来。”我听见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快去把树和田都喊过来。”

我母亲一转身就看见了我，她又扭着脖子喊叫：“田，田。”我弟弟就从板柜后面钻了出来，身上脸上沾了好多土。我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弟弟就往床边走。我看见我婆脸黄蜡蜡的，肿得能有脸盆那么大。她闭着眼睛，嘴微微张着，出气的声音呼噜呼噜的，像是喉咙里堵着啥。我父亲说：“叫你婆，快，叫你婆。”我想叫我婆，可是我张着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只有眼泪唰唰地往出流。我弟弟可能是有些怕，哼哼唧唧地，身子一直朝后拽。我父亲把我弟弟朝前边推了推。我父亲说：“甬哭，叫你婆，你俩都叫你婆。”我感觉我不光眼睛里是泪水，好像嘴里也填满了泪水。我使劲把我嘴里的泪水咽回去，我终于喊出了一声：“婆。”我看见我婆紧闭着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一道缝，眼珠子固执地朝我这边斜。我父亲和我母亲一定也看到了，我父亲说：“妈，娃叫你呢，你放心。”我母亲也说：“你放心，没有谁敢打你娃。”我看见我婆放在被子外面的手动了动，好像是想抬起来，但终究没能抬起来，只是那么轻轻地动了动，眼角就有一滴泪水落下来了。

“可怜还是放心不下娃。”我母亲扭过身子用衣襟擦着眼泪，说，“啥时候都放心不下娃。”

我母亲一说完这句话，眼泪又把我的眼眶填满了，我心里好像也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填满了。我感觉胸口有些闷。我快步跑到了院子里。那时候太阳已被一团黑云遮住了，天空显得灰黄灰黄的；有一阵风从南山吹下来，凉飕飕的，把院子里的一些麦草、几根鸡毛、几张纸片吹得到处飞。

我在院子里站着，我看见村里男男女女接二连三地到我家来。对门我二婆是拄着一根拐棍儿来的。她在我婆床前站了好一会儿，还嘟嘟囔囔地俯下身在我婆耳边说了些啥。临走时我二婆把我母亲叫到了一边，我二婆对我母亲说：“不太对，你妈好像还是放心不下啥。”我二婆这句话一说完，我们一大家子人就都

围过去了，眼睛互相瞅着，猜测着我婆到底放心不下啥。我母亲首先说话了：“月花，肯定是月花。前几天咱妈好像还提起月花的婚事来。”我母亲一提我姑姑，我父亲好像也终于想起来了。我父亲对我姑姑说：“麦忙前见的那个小伙，你到底觉得怎么样？”我姑姑眼睛红红的，说：“到现在我还没想好。”我叔父是个急性子，急忙说：“是个过日子的实在人就行，都啥时候了，还有啥好想的。”我父亲看了看我叔父，最后把目光又落在了我姑姑身上，我父亲说：“咱妈是想亲眼看见你的婚事成了，你看，要不请小伙子来一下，就权当是帮帮忙。”我姑姑抬起头看着我父亲，我父亲眼睛里已经全是泪。我姑姑慢慢低下头，说：“这话叫我怎么说？”“有什么难说的。”我叔父在一边瞪了我姑姑一眼说：“你说不出口那我去找媒人给说去。”我叔父说完扭转身就朝门外走。我姑姑眼泪唰唰地流，打湿了脚下的一片地。

不一会儿，我叔父领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就回来了。外面的风肯定是更大了，我看见小伙子的头发被风刮得乱糟糟的，脸上身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土。我父亲和小伙子打招呼，小伙子轻轻拍打着衣服，小声地喊我父亲：“哥。”我母亲从门外边拉进了我姑姑。我母亲说：“你们俩都到床跟前来。”小伙子看了一眼我姑姑，又朝我婆看了一眼，小小心心地和我姑姑站在了我婆的床前。我姑姑一直低着头小声地哭。那时候我婆出气的声音似乎一阵比一阵紧，一只手一动一动的，好像是想抓住啥。我母亲说：“妈，月花和女婿看你来了，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母亲又转过头对小伙子和我姑说：“快，你们一起叫声妈。”我看见那个小伙子胸脯起伏了一下，我姑眼睛朝那个小伙扫了一下。我听见那个小伙子轻声细气地喊了一声：“妈。”

我婆肯定是听见了。她呼噜呼噜的喘气声很快就停住了，眼睛微微裂开一条缝，朝着那个小伙子和我姑，眼珠子一动都不动。

我听见我父亲摔在地上的一只瓷碗猛然碎裂的刺耳声音,我听见一屋子人同时发出的号啕痛哭的声音。我听见了门外骤然密集的呼呼呼的风声和哗啦啦的下雨声;我听见谁在院子里边跑边喊:“白雨,白雨,大白雨。”

大白雨整整下了一顿饭的工夫才停住了。天上太阳红亮亮的,地下泥泥泞泞的,到处是明晃晃的水。王汉和王丰收就是踩着那些泥水啪嗒啪嗒来到我们家的。我看见我爷爷提了一个油漆桶,我爷爷对王汉和王丰收说:“抓紧漆一下,人走了。”王汉和王丰收对我爷爷点了点头,我看见他们一人提着破帆布的一角在往开揭;我看见我爷爷说的柜子原来是一口棺材。我木呆呆地看着那口棺材,我忽然想明白我爷爷说的“人走了”是在说我婆。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下来了。我流着眼泪冲我爷爷喊:“我婆没走,我婆在堂屋里躺着呢。”我爷没有理我,抬起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下。他的脸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帆布上的积水溅上去了,还是其他啥。

我婆终究还是走了。我婆是躺在王汉和王丰收打的那口棺材里走的。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

这一天中午我正坐在我婆小屋的门槛上发呆。我弟弟神秘秘把我拉到了墙角,指着地上说:“你看,你看,长出来了,长出来了。”我看见我弟弟埋下的那颗杏核拱出了一棵嫩芽,弱弱的,嫩嫩的,绿绿的。我正看得出神。我听见我母亲房子里发出一阵嘹亮的小孩哭啼的声音。紧接着,我看见接生婆火急火燎地从我母亲的房子跑出来。她耷着两只手,大呼小叫地朝院子里的我父亲和我爷爷喊:“生了,生了。”我一蹦子跳起来跑到我母亲的房门口,把脑袋探进去,冲着房子里面问:“小子还是女子?”我母亲满头大汗地看了看我说:“和你一样,小子。”

我突然想起了我那天晚上做的梦。我觉得我的梦好像是白做了。我撇了撇嘴,朝我母亲说:“唉,我还以为是个丫头呢,咋又是一个光葫芦。”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吓了一跳,我感觉这句话好像根本不是我说的。我母亲、我爷爷、我父亲和接生婆肯定也吓了一跳。他们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听见接生婆说:“怪了,这娃说话的腔调咋跟他婆一个样。”

(原载《黄河文学》2016 年第 7 期)